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九

內集九

雜著

從叔格菴先生別言巳丑



從叔格菴先生憇之試松陽學教諭時在江凡崇道
以少常遷光祿卿而南暨乾沙凡崇亨橫溪弟崇儒
胥以別言稿某某曰何言哉至愛無文文之盛情之
衰也敬述平日所請於先生者以志不忘云

格菴之學日見其進試春官不偶不以為困而以學
弗明為懼志亦篤矣夫孔子之志學也曰發憤忘食
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又曰食無求飽居無

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故學必無以尚之而後可以言志親師友惟日不足而後可以言志志哉學之樞也

學以明人倫聖人人倫之至者也後世學失其實而堂名明倫猶餼羊之存焉挈名索實可矣夫倫非外也良知於父子兄弟師生朋友親疎上下感應酬酢燦然也是謂天敘或欺以私或蔽以偽倫弗倫矣雖然弗慊於中顧安之手抑其所求乎人者則如何是故所不安弗爲也所求人以自求也而人倫庶物備於我矣是謂善學是故聖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彼未學而自謂其能不學而自謂不能者味之思也

今之學曰讀書考古而已矣然未探其本也嘗聞學詩之道於孔子矣曰可以興與其良知也可以觀觀其良知也是以能群能然能事君父是謂讀書孟子曰諸侯之禮未之學班爵之制聞其略而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其仁天下之心若飢渴之不容已者是謂考古故致其良知則無適而非學不然非周公孔子孟之學也

有德者必有業脩業以脩德也舉業業也良知出言

而有章者也是故知孝言孝知弟言弟雖然亦嘗試之矣乎夫誠立而辭達辭不盡意者有矣未有意弗誠而其辭美以愛者故脩辭立其誠是謂致知是故善學舉業大人之事備矣

良知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見人之善若得其所欲而愛護之也人之不善若疾痛在躬而撫摩之也有善必以及人若解衣推食於其昆弟也不能必以問人若足之行而取決於目也豈有妬善嫉惡矜能耻負之意哉故學者必視天下無物非我無人不可入於善然後爲致其知是故師友之聚日進無疆

良知是是非非不容已也君子是其是非其非學而不已達之天下是謂致知惟致知者爲真知彼聞而省焉見而覺焉思索而明焉罔有真切懇到不能自己之實而曰知也然則見君子而厭然者亦謂之知乎善乎程子曰知道必如知虎故見善則遷聞過則改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然後爲知之功是故知行合一

人弗道夫人耻之然而言道學則退然遜夫道者性也人之良知也率之而喜怒哀樂達故曰達道是故易知也易從也遠良知以爲道則難難斯畏畏斯弗

學弗學弗道耻身已諸故君子致其良知以致道也是謂易簡之學

贈徐遠卿

庚寅

徐子遠卿知信陽縣二三君子過予曰贈言道歟曰道也雖然議不達於事文不根於情如無贈耳予惡夫偽也乃類平日相與講學之言以贈遠卿其無忘於學

大學明明德而已明明德親民而已親也者身親之也書曰惇彥乃身是故止至善而已至善良知也一體萬物莫非已也致良知而民乃罔不親是謂明明德於天下致知治之樞也

言政者必曰才智才智未也致其良知故民一身天下一家是故痛思摩痒思搔疾思藥饑寒思食衣勞思逸憂思釋樂思達淫思節田疇思易垣墻思固外侮寇攘思禦是故才智罔不周彼以才智而已者多見其為偽何以親民

人有恒言曰末世滋偽夫良知之於情偽險阻也如目於色耳於聲是故無庸逆也無庸億也逆億故憧憧憧靡定不足以燭物視眩者色迷聽亂者心訛矣日中天不懼屏伏不索幽隱敬業者趨作慝者息

彼以逆億爲先覺何啻千里

民之多僻非其性也氣蔽習狃迫勢而動弗得已焉耳人之言曰惡惡若有疾是故求其標本緩急而理之生道也不然剛愎褊隘視民之不善若不欲其生夫投之無所往而欲民不忍於爲惡難矣書曰無忿疾於頑無求備於一夫

久於其道天下化成天道也天道四時而成歲功易田疇者播耰耘漑日至乃孰孩提之童撫摩抑搔飲食衣服之旣而總角旣而弁矣欲速助長未有能濟者孟子曰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政貴宜民痛痒之摩搔饑寒之衣食慊焉止矣是謂達道達道以干譽者泥古以拂民奚其宜奚其宜故周公志兼三王有不合者日夜以思思合民情也民情土俗聖人不能豫待事豫則立立誠而已入野問禁入國問俗有所誠然者耳是故立誠者爲能宜民故君子慎其獨知民習於故而否臧滂政乃弗達然良知弗可息也覺之則明士者民之耳目覺民其自士始矣故善政者明教以達政善教者因政而寓教教哉政之機也守官者曰苟無過焉而已其上者曰有述焉而已利害耳毀譽耳夫人者天地之心萬物其身也心不體

國朝西華先生文集 卷之九 五
天地不足以爲人利害毀譽以爲趨避牯也甚矣夫
趨不可就避不可免者命也矧萬物云云各歸於自
利是耳目手足不相爲用能獨存乎是故知命者安
知勢者全知天者樂致知焉盡矣

今之人稱之功名之士弗樂也曰富貴之徒艱然矣
良知也然而非知之艱致知爲艱故曰功崇惟志志
者自致者也孔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孟子曰
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此之謂失
其本心是故必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而後可以言志
必不以三公易其介而後可以言志志定而知至矣
此謂知本

書何行可卷四

長樂柯行可求見南野子而問學南野子與之言致
良知之道行可唯唯明日又言之加密焉又唯唯明
日又言之加密焉又唯唯在頃之辭歸省出卷請書
教言以爲別後之趨南野子曰子遽歸乎吾數爲子
言致良知之道子以爲奚若行可曰時借已知之已
信之南野子曰子自信其知致良知之道而信之也
然吾未能知子誠信其良知而知所以致之也盍試
爲我言之行可於是自述其視聽言動之能由於禮

也富貴貧賤之能安其素也得喪榮辱之能不累也
聞善見善之能樂從也南野子默然良久曰子之言
固自信其可以造於聖人之道者也然古之聖人見
其所未能而不見其有所能見其德之未成業之未
廣而汲汲焉求以進德而脩業今子之言蓋德之成
也而未及夫所以進其德者也蓋業之廣也而未及
夫所以脩其業者也無乃與聖人之心異乎吾子志
於學聖人之道而乃異於聖人之心則無乃與聖人
之學異乎然則子之所自信者無乃所當自疑者乎
行可憮然曰先生則何以教時偕南野子曰子自信
其心則無所用其學矣而人何所施其教子盍自疑
其有所未能也而後知學者有以爲學而後人有以
爲教矣雖然庸詎知斯言之非教子也耶行可再拜
而言曰時偕今乃知非矣曰知非者良知也格其非
以復於是者致良知也誠致其良知則凡是非善惡
細微曲折無不自見自脩而况其顯顯者乎遂書以
復晰以爲別後之警言

答董兆時問 癸巳

良知即是非之心性之端也性無不善故良知無不
中正故學者能依着見成良知即無過中失正苟過

中失正即是不曾依着見成良知若謂依着見成良知而未免過中失正是人性本不中正矣有是理乎大杖則走可以施於必欲殺子之父而不必施於愛子之親可以施於父盛怒之際而不必施於親微怒之時此等因應變化良知自能知得色斯舉矣翔而後集飛鳥猶然而况人乎此心所謂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者也只是人不能一一依着耳曾參本可愛之子曾皙本愛子之親而誤斬瓜根亦非可以盛怒之事曾皙建杖而擊曾參想亦薄示譴戒其斃之者誤過於重耳若非誤過於重則頃刻之間不復能甦矣此等情態曾參當時良知自是知得明白若知其可以不走而不走正是依着見成良知雖誤而斃之不失為中正也若其父建大杖含盛怒以行重譴良知亦自能知得然而不走則正是不曾依着見成良知而不得謂之中正矣孔子所以責之蓋亦意其或出於此若必以大杖則走為中正而不依着良知因應變化則今之蔽其良知不受父譴而走者皆可以謂之中正乎申生之事可以類推矣良知固能知古今事變然非必知古今事變而後謂之良知孔子曰或生而知之生而知之者非能生而

知古今事變者也生而無私意不蔽其良知而已夫
生知者以其生而無私意而不蔽其良知則學知者
亦惟學去其私意以不蔽其良知而已困知者亦惟
困心困力去其私意以不蔽其良知而已非謂去學
而知古今事變困而知古今事變者也蓋不蔽於私
者復良知之體知古今事變則良知自然之用良知
誠不蔽於私則其知古今事變莫非良知苟有私意
之蔽則其知古今事變莫非私意體用一原者也今
不憂私意蔽其良知之體而憂良知無通達事變之
用亦舛矣故君子之學惟務去其私意以不蔽其良
知夫學去其私意以不蔽其良知則於公私理欲疑
似未明不得於心者自然知問知思知辨自有不容
已者故學問思辨莫非良知之用而亦莫非求去其
私意以不蔽其良知之本體而已不然則所學所問
所思所辨者果何事耶夫學問之功求以不蔽其良
知則雖未純乎良知然蔽漸去而知漸復矣故曰好
學近乎智由是而力行不已則良知無復私意之蔽
矣故曰力行近乎仁今之學者汲汲於知古今事變
而不學致其良知卒至於泛濫無歸乃是好知不好
學其蔽也蕩不可以不察也

贈陶仲良 癸巳

誠者性之者也其次致曲復其性者也性具於心其
 達於綱常倫理之間無一念不真無一事不實無一
 物不體無一處不到細微曲折充周徧滿蓋其本體
 如此故盡性者則曲無不致而致曲者必性無不盡
 安勉之間而已矣是故念念必真事事必實物物必
 體處處必到細微曲折必充周徧滿然後為能致曲
 而有誠誠則具體而微故形形則微而顯故著明則
 渾融脫落無方無體故動變化積累之漸雖非朝夕
 所致然其造端立基非全體真實不足以言具體而
 亦無所用其積累者矣後之學者慮其滅裂斷續作
 輟種種踈漏缺失而瑣瑣於一端一節以為致曲之
 功如是其於盡性也不亦遠乎而况徒求之聞見知
 識之末者也陶子仲良蓋不以聞見知識為悟而以
 真實懇到為功者遊太學歸請于鈇言其友趙性甫
 定林德溫文瓊徐孔霖雷劉一舒祖孟伯生源伯通
 津楊子大宇施邦大偉魯伯慎機坦維起鵬湯應大
 夢鯨出軸請書遂書以贈之

書朱徐二生卷 甲午

永豐朱生效忠徐生源達來南雍問學於予臨別出

此卷請書教言生之志亦既知所向方矣請於人亦已屢矣人之教之亦已詳矣予復何言道者人之本心坦夷平直無所回曲故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然世固有求之而不得者旁蹊曲徑亂之也夫旁蹊曲徑之於大路其險夷迂直通塞廣狹則有辨矣行路者苟足日俱到問聽必審蹊徑豈得而亂之故凡爲蹊徑所亂者皆未嘗實用其力者也生勉哉至德至道根諸心性聖賢經訓具在方冊三人同行必有我師願生自求之者何如耳生勉哉吾亦何以教生矣

書贈蕭子羽

甲午

蕭君子羽有志進取而折節爲掾以干於有司君涉獵羣籍學爲古詩文蔚然有章數從名士大夫游故士大夫亦多知君秋試連不捷論者惜其數奇而君恬如也予以爲名位繫乎天道德存諸我學古人之文必規規焉而擬之學古人之心無待於外不失吾赤子之心而已君如其道則可以遜世無悶而世之榮名豈足道哉索予贈言書此答之

徐任夫贈言

甲午
三條

學莫大於主靜非虛靜之謂也無欲之謂真靜聲色

臭味富貴聲利種種世情不作於意故其止也廓然
無體其出之也根心生色如草木之暢茂如機緘之
發不假造作是謂動靜無心凡動靜未能無心者猶
是聲色臭味富貴聲利爲之礙也正當洗濯蕩滌得
所謂直靜而無靜之可得方是真實安身立命處矣
仁者萬物一體與人無智愚賢不肖是非美惡同不
同相薰相磨相取相受同歸於善是非同異之意作
則物我立故擇可而同而不能大同以善服人而不
能取人爲善賊仁莫大焉仁者人也不仁則不人其
端甚微可不慎乎

道無盡心體無盡故無所得故學問無盡古人親
師取友磨礪煅煉耄期不厭有以也覺有得力處則
不見無盡足以懈精進之志滿虛受之心道之害也
目翳微膜則與重盲者等重盲者知懼能充養元氣
忍受金篦之刮微膜者或忽焉嗚呼茲其可忽哉

書劉子卷 乙未

劉子提孩失恃鞠於祖母以長以立以既有室而祖
母字之猶孩稚也晨出必問夕歸必勞旦日而不見
必使人覘之雖徧慈諸孫而莫劉子若者劉子於祖
母雖有室猶孺子慕出必告行恐相問也歸必告寧

恐相勞也間日必使還報恐覘者之不時也諸孫罔不眷眷而亦莫劉子若者夫至情不可加損者也然亦有激焉而過其常者客鄉加密艱險加親踈遠者且然况骨肉患苦之際乎李令伯於其祖母韓退之於其嫂情有所鍾者獨劉子然哉劉子遊太學離祖母且再春間勞省候之使交往數還朋游聞而歌之積成卷帙而告於南野子曰某辱於先生久先生則何以教夫歌以道人志而勸之勿壞者也祖孫至情又結於患苦之相激宜有加無損而何事於勸者然君子以爲父子之不可解也而移於妻孥奪於仕宦能終身慕者何少耶故德未有不以交脩成者宜諸君之歌之也劉子念哉無祖母誠無以至今日而諸父諸昆孝友藹如祖母所待以卒餘年者則有所分矣子獨孺子慕爲常也與哉夫幼而待鞠長而自鞠待鞠者慈於人自鞠者自慈以慈人是故慎其身至於細行必矜終身不違而其爲鞠也大矣存其心至於斬一樹割一獸必以其時而其爲慈也廣矣是謂以自成爲悅是之謂大人之道膝下繫恋者小子之事未足爲劉子言也

贈鍾生貴

丙申

鍾生貴業南雍歸請予致知之說予告生而勉之學且三十年矣復何說哉夫致知者誠意之功其在大學曰必慎其獨獨知也者良知也慎之也者毋自欺求自慊以致乎其至者也雖小人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其掩惡飾善若無所容良知之不可已者如此故小人而能慎其獨知則知至意誠可以進於聖賢君子不慎其獨知則牾之反復將不遠於禽獸生行矣以獨知爲嚴師遷善改過不顯亦臨庶乎其可也其無求之言說之間哉

書贈張生寅 丙申

張生寅業南雍將歸因之論責善之說曰親戚不責善全恩也朋友相責以善行義也然古之責善者隱惡而揚善故與人同歸於善今之責善者是已而非人故與人俱陷於惡生竦然以爲當服膺吾言臨別請教言書此以贈之

耐軒卷 丙申

耐者忍也勤勞困苦拂亂湮鬱無不能忍者也耐之品有二其義亦有二志於功利者忍人所難然後才通慮精可以成其私志於道者忍人所難然後志堅仁熟可以成其德是謂二品以志耐者有動於外必

剛制其中境隨事遷吾志不撓焉以道耐者物無所
好中不爲之動境隨事遷吾心無與焉是謂二義州
倅鍾君某以耐名軒其子太學生貴請言於予予欲
貴知所擇也爲是說使質之君君其以爲如何

樊存智明卿字說 丙中

西安鄭子粹來遊南雍其徒樊生存智從子粹日聞
南野子言致知之學退語樊生生恍然若有覺也異
日以生見南野子南野子曰吾無以益其說惟生實
致其知無漫談焉生竦然又若聞所未聞也生將歸
子粹申生之意請命之字而教之乃字生曰明卿而
申其說曰智者是非之心所謂良知也良知人所固
有是故莫不好仁而惡賊貴義而賤利榮忠信而鄙
詐佞崇恭敬而耻傲惰尚孝慈而羞狠戾其見之行
事得其所好而所惡者不加乎其身則其心泰然矣
失其所好而所惡者躬自蹈之則其心歉然厭然矣
夫良知本明也而至於躬蹈其所惡欲蔽之耳然未
免於歉且厭者則其明曷嘗遽息而凡昏塞之極恣
爲邪僻者人苟以其所惡加諸其責人亦曷嘗不明
然則雖小人之良知亦未嘗不存惟有以蔽之而無
以致其明雖有存焉者寡矣雖君子之良知亦不能

無蔽惟有以明之而不受其蔽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慎其獨知而罔有所欺克其所惡而勿施於人改其
所歉而求快於已明之之功也及其至杏澤渾化而
明著動變我固有之豈待於外哉夫卿者古之尊稱
又六官之長曰卿所謂大人者也命生以明卿蓋尊
其字嘉其有成期其爲大人之事也生勉乎吾所以
告生者亦無所益於平日之說惟生實致其知無漫
談焉而已於是子粹顧生拜教且起拜曰先生之言
有志於進德脩業者其胥聞焉豈獨以訓樊生

吳伯敘卷

丙申

先師陽明夫子講學于虔發明靜專動直之旨然聞
其教者或各以其意爲學而未究見夫所謂真靜真
動者人有本心渾然天成功利之欲不萌得喪毀譽
利害成敗之見不作好樂憂患忿懣恐懼之私不熾
其止如水其介如石其應物也行止疾徐如鼓荅桴
親踈厚薄情態曲折如孩提之語咲非由經營非由
慕羨是謂真靜真動是謂天德君子終日乾乾乎此
是以廣大人生焉吳子伯敘昔在師門最稱篤志時或
凝然端坐若澄神內惓然者朋友疑其偏靜比歲會
諸南雍則吳子已改其舊轍非復是內非外喜靜厭

動者矣夫真靜真動之學吳子其誠能終日乾乾矣
乎欲根不斷則種種活潑莫非私智其亦警懼於此
矣乎吳子歸書此贈之因問訊同志諸友信以為何
如也

教思無窮卷引

丙申

教思無窮卷者甘泉山書院諸士贈鶴阿高子公敬
者也鶴阿教授維揚諸士受學焉既遷為刑部咸惜
其別謀贈以言以申師弟子之義予惟學術謬而師
道廢士習為文詞百家習為技藝相訓相督則立之
師而明道解惑稱師弟子云者或駭然怪其所為其
亦悖矣百工衆技其志將以謀食士事道者也弗志
於道則其文干祿之藝已耳師之設獨為謀食干祿
者耶道之不明惑之不解文未有能至焉者導其流
觀窒其源求其華實不溉其根吾未見其為善教與
善學也而以明道解惑稱者文詞進取之心或未能
忘則默成自得遜世無悶之實虧其為悖也滋甚有
如鶴阿之為師弟子者斯其無愧焉爾矣鶴阿學于
甘泉先生其於諸士未嘗外文詞以為教而非教人
以文詞未嘗不欲其進取而非以進取為悅者夫古
之人精一於人心道心之間其畜也厚其發也時其

敷納以言也根於心可試於功者也是故學非以為文而詞無不達文非以覓舉而舉賢者求之茲鶴阿之與諸士所以教學相長渙然其相得者歟在易澤上有地其卦曰臨其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澤漸漬而能入地䟽通而能受其入也匪思為其受也匪知識性神相契混融而無間者夫如是又奚屑屑於離合遠邇之間哉雖然凡以物相酬者必書之質劑將徵信焉師友交脩以道其為物也大矣臨別之言重質劑也予不敬辱諸君命何敢愛言然竊懼夫徒言之而未能無愧焉嗟乎鶴阿其亦無忘脩我也哉

書蒙汝化卷丁酉

盛玉華公呂涇野公嘉蒙汝化之能慕其親也勉之以曾參孟軻之學夫子之慕親非以報德非以飭行而人之貴之亦非以其能報德飭行為孝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心之生性曰愛匪愛弗慕生之性息矣桃李之核之仁其性息則根幹枝葉無從生棄為空殼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具而枵然空殼也則如勿生而已矣故君子察此養以弗二弗二斯一一以貫之浩然塞乎天地斯固曾子之所唯而孟子之所為難言者也汝化請益於南野子南野子無以益之為

申玉華涇野之意

書感慕椿萱卷 壬寅

予讀周君所為感慕椿萱詩蓋傷其祿足以養而親不逮也豈不悲哉夫父母之愛天性也幼而純長而遷以雜甚或邈焉忘之矣然及其身都富貴則莫不悽然感於其心而或無以繼之亦終於泯滅而已矣周君之詩其亦思所以繼之者歟來請予願聞一言之教往歲門人有以是問予者則問之曰父有別子乎曰有有昆弟乎曰有有別子若昆弟之子乎曰有母有諸舅乎有從母乎有從母若諸舅之子乎皆曰有則告之曰父母雖不逮也而以養父母者及其所親則猶之逮也已矣曰雖然終無以盡吾心則告之曰子謂親沒而無以自盡則萬物收藏而天地之心遂息乎夫親親始於孩提達之足以保四海故曾子以事君不忠蒞官不敬朋友不信斬伐草木不以時為非孝而孔子稱不毀髮膚立身行道貽父母令名者以為孝故知所以事親則知所以立身知所以立身則焉往而非自盡哉是時門人唯而退今於周君之請不復能有易說也輒具以告周君其亦有唯於斯言乎

聽鶴對 壬寅

聽鶴先生過南野子講德既退客有問者曰王君何規規焉惟鶴之聽以其鳴陰而和鳴臯而聞也耶聲萬不同豈獨無加於鶴者南野子曰客何王君之訝也昔者孔子歎逝川子思子詠鳶魚豈規規於川與魚道匪外至學貴神悟感於所遇會心焉耳矣故觸目皆川觸目皆鳶魚然則謂王君所聽無非鶴也不可乎客曰有心哉聽也已固南野子曰心不可有也而亦弗淪於無子謂孩提之愛親敬焉為有心者耶無心者耶知此則知聽鶴之心

平易解 壬寅

張子奇之令南海也石江家况詮五難為贈子奇嘗學於予告行而申其說曰夫五難人情事變略備矣其難豈其難乎人惟自難故無往弗難致平易之道無弗易焉者矣人有恒言曰平天下平者平之者也未有已不平而能平人心不平而能平政者夫心本靜而易搖得喪稱譏交構而勃鬪喜怒憂懼中炎而外熾故施用乖及其於人也歛怨作仇蒙莊有言平者若停水內不搖而外不蕩思靡側邪行無險陂為上易事為下易知臨之者不疑事之者不怨上下交

與而政治四達矣皇極之敷言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言平心也王道蕩蕩王道平平言平政也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天下平也五難其難乎曰今之以平易為政者事不亟集而民多玩之傳戒水弱易善威如奚取為平易者大道匪平不立匪易不行達之人心而同放諸四海而準施諸後世而無弊者竊似以冒真茂實而蒙名鮮不隳矣而顧以病道夫古之平也清省以直內而今則頹靡不振而已矣古之易也簡直以宜民而今則縱弛無備而已矣古之威也靜而正不惡而嚴而今則苛猛殘刻而已矣論官方曰廉斯生威夫廉匪直不貪得已也精淑愚之分嚴趨舍之辨意不苟思事不苟為故神凝而完志定而恒氣純而守故好惡不汨而公生是非不惑而明生賞罰不撓而易生勢利不奪而威生平者公之至也威者易之極也致平易之道而人情事變有難焉者鮮矣事不亟集而民玩之吾未之見也甘泉先生與先師陽明公友也講平易之學以淑諸人者子奇日造而問焉其於仕也優乎

書贈鄒氏昆季 丁未

多文足以喪志多財足以損志二者德之害也君子

質直以養心志乃寧澹泊以養神智乃明養而無害
德乃大人之言曰文無溺焉而已矣財無貪焉而已
矣志道之士皆曰貪與溺我無是也夫欲不必沉溺
只有所向便是欲明道自謂無田獵之好所以十二
年而猶未忘也可不慎歟

右敬甫

有諸已之謂信克實之謂美良心人所固有孰爲無
諸已者耶本有也動於欲而亡之若無矣亡非實亡
也水動爲波而水體失焉耳既亡矣不動於欲而復
存焉若有矣存非始存也波澄爲水而水體復焉耳
感物者爲耳目口鼻物之感者爲聲色臭味動者以
此不動者以此動不動之間志其樞乎故學莫先於
定志

右信甫

天地之道不一則不能繼不繼則不足以成性人心
之善不一則亦不能繼不繼則不足以盡性故君子
定志以致一時敏以持久二二其志或作或輟欲與
天地合德難哉爲大人之學者棄童子之習有四方
之志者無房閨之戀繼用勉之

右繼甫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九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

內集十

雜著

林平泉贈言戊申

平泉林子之志於學也邁往篤行弗極弗已予駑劣
得林子而益壯茲奉使而南索予言別嗟予何言哉
夫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良知無言而四端
充焉萬善達焉故致知所以希天知至而與天同德
矣林子其將求之言哉雖然相要以言而徵諸悠久
亦君子之道也予惡能默於林子然亦惡能有加於
疇昔相與常言者乎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德者人心之虛靈明瑩性之德也親民其蘊也以親民之心行親民之事自家而國放乎天下無弗仁且愛焉而明德昭著無遠弗被大人之所以爲大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志乎其大而脩之自身斯能克實而光輝小之爲志者脩身則同而其所脩者異小人儒也已矣

夫學學爲大人而已矣大人以萬物爲一體非本二而故欲一之也天性虛靈應感無心何人何我何者非一意動而我立人已始相形爲二蓋生於有心之私而非其虛靈之本然矣致其虛弗汨其靈則視人休戚無不在已故於身未嘗自有其善於人未嘗不欲其入於善然非悻悻焉以已先人若將驅而納之也脩善於身相養以成而已是故脩吾之愛以愛人而人莫不勸於愛脩吾之敬以敬人而人莫不勸於敬愛敬出乎身而仁義達之天下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脩其身是之謂志尹之志學顏之學志其學之幹乎果確無二悠久不息學乃有成今以欣羨激作之氣未有果確悠久之實而自謂有志然則說異言而從法語者皆得稱志士矣而孔子猶以爲未如之何者何哉故非知耻發憤學之不厭者不

足以言志

脩身之要致知而已矣致知之實格物而已矣致知非增廣其知識之謂也不欺其獨知而內省常自慊焉慊斯致矣格物非泛觀已往懸擬將來而講說思索之者也吾心視聽言動喜怒哀樂感應酢酢之物一循其良知之不可欺者改非禮以復禮節過中就以就中而無不各得其正焉正斯格矣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知而能致顏子不遠之復也小人既厭然自知其非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故梏亡其知而終迷於復然則知過弗改知善弗遷者迷復之道猶之乎弗知也已

獨知一也小人不慎故有待而發君子戒慎故無時而不知今于學知所用力矣然親師友則惕離則或少弛焉無乃猶有所待而異於慎獨者乎古人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不以出門使民而少忽不以大賓大祭而加嚴是之謂無待於外不如是而能致其知者鮮矣

性之靈明為知知之聞見為識執識為知者誤影為形舍踐復而言致知者迷夢為寤於明德也遠哉然而言踐復者或亦未離於識則豈非志之弗篤而虛

浮積習之為深痼也歟

有情則有所故滯而失其常無情則無在故蕩而淪於空良知者情順萬事而無情無所而無不在者也然不務格物以求深造自得而談玄索隱居之不疑歸失其良知而已矣

知好知惡者性之靈而作好作惡反以為蔽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有作而汨汨而蔽者也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無作而虛虛而靈者也好知惡與作好作惡猶之水湧為波波平為水危微有無之間非物物格之以致乎其精者莫之能明而聞見思索豈足以了此

已所不欲者知之明勿施於人者知之致知其物之矩乎格物以致知其絜矩之道乎物格知至而明德明於天下故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學於古訓者從古人之訓而脩其道德於身也故學詩斯可以言學禮斯可以立學易斯可以無大過道積厥躬德脩罔覺學之獲也以講說為學者以知識為獲其於道德乎何有

善性存存愛敬四達明瑩光顯不學而能誠明之道也脩善於身弗能弗措形著昭明美大而化明誠之

學也親師取友讀書考古開辨其所學者也外明誠而言博學所學何事學失其道而問辨思索孜孜不厭雖依於謨訓然於身爲已遠謂之切已近裏得乎良知一而已矣知不能斯知學知不知斯知問知不得斯知思知不明斯知辨學問思辨皆知之用也致知而學問思辨時出焉一以貫之矣謂學問思辨以開吾之知多學而識者之所以二之也一斯無外二斯外故謂多學而識爲求之於外者言乎未知致一之道二而外之也非良知之有內外也

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寒衣饑食道有情則有所故滯而失其常無情則無在故蕩而淪於空良知者情順萬事而無情無所而無不在者也然不務格物以求深造自得而談玄索隱居之不疑歸失其良知而已矣

知好知惡者性之靈而作好作惡反以爲蔽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有作而汨汨而蔽者也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無作而虛虛而靈者也知好知惡與作好作惡猶之水湧爲波波平爲水危微有無之間非物物格之以致乎其精者莫之能明而聞見思索豈足以了此

已所不欲者知之明勿施於人者知之致知其物之
矩乎格物以致知其絜矩之道乎物格知至而明德
明於天下故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學於古訓者從古人之訓而脩其道德於身也故學
詩斯可以言學禮斯可以立學易斯可以無大過道
積厥躬德脩罔覺學之獲也以講說爲學者以知識
爲獲其於道德乎何有

善性存存愛敬四達明瑩光顯不學而能誠明之道
也脩善於身弗能弗措形著昭明美大而化明誠之
學也親師取友讀書考古問辨其所學者也外明誠
勝心無所拂逆故凡學載籍而無朋友之助鮮不錮
於勝心而流於自用多識以畜德者其無以取友爲
末也哉

王汝文贈言 戊申

曩王子汝文家食問齊家於予予與言致知之學曰
事事致其良知而家齊矣茲往推池州府刑獄問政
於予予復與言致知之學曰事事致其良知而政理
矣蓋當官之道曰清慎勤理刑之要曰中正明達果
斷凡人有不致其良知而能清能慎能勤者乎有致
其良知而不中正不明達不果斷者乎汝文往哉其

以學爲政予且因政以觀子之學於是申平日所與
汝文語者爲贈頌夙夜無忘之也池陽爲先師陽
明公過化之地九華山有祠在焉士之被教者遺風
猶未泯也汝文時拜瞻祠下進被教諸士述予贈言
商之常若今之握手面談也於政萬一其有助乎

二子贈言 已酉

陰子子寅令餘干高子以達令海寧問政於南野子
南野子曰愛斯民附廉斯民畏任斯民任焉雖然未
有不愛人而能廉且任者亦未有不學道而能愛人
者曩予嘗語子以學矣茲其爲爲政之本也已二子
者曰二三子受先生之教誠願學而特習之茲懼其
遠而或斁也曩王子鳴巨匠池熊子琦守滁先生有
訓辭二子者書之冊以自隨願請所以訓二子者揭
之以觀省焉庶幾若先生之臨之也南野子曰聖人
之學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不顯亦臨無教亦保子懼
其或斁欲聞子言而若臨之其卒以無教也已遂書
所嘗語二子者貽之

贈張德卿守雅州

政與學有二乎哉學也者盡其親親仁民愛物之心
者也政也者行其親親仁民愛物之事者也未有無

其心而有其事亦未有不行其政而能盡其心者而後之言政與學者二之殆未得其道矣人心良知虛靈明瑩知愛知敬匪學而能務自慊而毋自欺斯愛敬四達克周不窮故致其良知而明德明於天下學政人已兼致矣

贈畢介卿已酉

畢介卿將奔其繼母之喪還楚何國珎高以達爲之請曰介卿以聞教未久而別之遽也誠懼夫日就頹惰而不自知頌奉一言以朝夕警發常若師之或臨之者二三子將亦與有聞焉嗟數子者可謂篤信好學者矣因書以贈之

古之明明德者非徒飭躬正行已也親親仁民愛物之心克實光輝明於天下是之謂大人之事古之欲明其明德於天下者非徒意念及之已也廓焉通天下爲一身孳孳以萬物各得其所爲悅是之謂大人之志夫志乎其大而務誠諸其身則所以格物致知者莫非廣大精微之實功矣獨知也者良知也而感應酢酢萬物皆備矣視聽言動感應之物也而是是非非良知其則矣物循其知而不自欺故各得其則知周於物而無所欺故各極其至夫物循其則而無

不格斯知周於物而無不致脩身之要也然必有欲
明明德於天下之志而後可以與此志之不弘則其
從事於脩身者或未免為硜硜信果者也其究為小
人儒也已矣

以萬物各得其所為悅則不私有已而心公矣以不
欺其獨知為謙則無所作偽而意誠矣公以誠舜之
徒也出於公必入於私出於誠必入於偽私以偽躋
之徒也舜躋之分毫釐倏忽間不容髮故志不可湏
臾不辨而獨知不可湏臾不慎蓋不忍以其身湏臾
而為躋也

心之於身猶天之於地也
不辨則無以知其
致毀
以往以至

於未斃之年隨其力之所能以平其心之所安皆有足以致者果有窮而後已於道知無方則形迹度數之能礙知無跡則謙虛之益惟日不足有非

送會伯慎令招遠四庚戌

天下為之明德者親親仁民愛物之德不忍人之心也克其不忍人之心暢於四肢於事業以保乎四海光輝昭著無遠弗達是謂明明德於天下志乎此則凡貪忿恚忌驕吝鄙詐之私可以戢賊吾心者必無精神果確悠久之實則雖有憤發激昂之氣未足謂之志也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皆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貪忿恚忌驕吝鄙詐之私萌而善心始賊近之且不能而况能仁民愛物乎然方其萌私長惡其獨知之微厭然不自慊者固昭然而不可欺也君子之學慎其獨知滅私去惡以長其本然之善而學其所不能故凡詩書研摩師友講論皆所以辨別其公私善惡之端蓋省察克治之心所不能自己者如療病而問藥行

者而問途莫非實事而非徒空言也故篤志好學則
問無不切思無不近不學而問且思焉者雖即其身
心之事猶為泛遠而况其遠於身心者乎故問之切
不切思之近不近當於其志之篤不篤者辨之
學者於人之是非得失義利公私雖其疑似難明者
猶能辨之至於吾身雖昭著可知者或莫之辨焉自
欺耳矣於人之隱過微惡猶憤然惡之至於吾身雖
大且顯者或未嘗惡也自欺耳矣孔子曰君子求諸
已小人求諸人察已之善惡而誠好惡之求諸已者
也察人之善惡而誠好惡之求諸人者也出此入彼
間不容髮可不慎哉

人之病莫大於自是而好勝自是則不能見已之非
而內自訟好勝則不能見人之是而反已以自盡曾
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不
自是者也犯而不校不好勝者也是蓋孔門諸賢之
所從事而曾子稱之以警其門人弟子後世顧謂惟
顏子足以當之無乃以為成德之驗而未知其為入
德之功歟今學者自是好勝之病雖精粗深淺不同
未必能脫然而無有也苟自諉曰惟德成乃能脫然
無病則立心之始既已容留潜伏而未有拔本塞源

之志將不終為自是好勝而已耶

宜生橋義孰警言語 庚戌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故弟子之職孝弟先於學文
庠序設教尤必申以斯義其極則人人親其親長其
長而天下平矣昔孔子大聖也猶自謂事父事兄有
所未能然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知敬其兄則又
豈有甚高難行者故聖人者惟不失其孩提之心而
童蒙養正則作聖之功治國平天下之本也潘子闢
義塾蓋將使斯民為堯舜之民教於斯學於斯者舍
堯舜之道奚以哉道不遠人童蒙之良知與堯舜同
無以欲勝義無以文先行惟在所養何如耳

洗心箴 庚戌

心本虛靈寧有方體無體奚汚無汚奚洗汚之所由
意必潛起滯而不化太空雲翳洗之伊何惺惺獨知
好惡靡作自慊罔欺喜怒哀懼與物推移天高地下
萬象無為執方徇象以心洗心瞠目而視欲見其睛
睛不可見目失其常遂令懲窒繁廢卒狂聖訓孔昭
繆迷厥指齋戒神明敬哉勿二

易說 於巳

乾坤坎離上經之主故重卦居上經兌震巽艮下經

之主故重卦居下經乾坤六子之本交於上經六子
乾坤之用交於下經乾坤交六子者各十二卦惟兌
居上體巽居下體者居下經兌巽皆陰卦兌主上巽
主下也坤離重陰之合亦在下經乾與艮震重陽合
也而乾上艮下則陰在內象巽乾下震上則陰在外
象兌亦在下經其餘皆在上經震艮皆陽卦震主下
艮主上故震居下體艮居上體順也除重卦及反對
卦餘皆在上經艮居下體震居上體陽失其所主逆
也皆在下經巽兌皆陰卦故兌巽交六子者皆在下
經惟巽風居下山澤之氣上騰兌澤居上雷風之氣
且象震也坤合離為母率女自內而外率之之道也
離合巽兌巽上兌下從長女則為之下率少女則為
之上也坎合艮則艮下合震則震上外陰包陽艮上
震下則不包也次艮兌震巽再交次乾坤坎離交於
兌巽兌主上故皆居上巽主下故皆居下次六子用
事而二老不用始震艮長少二男也次震艮合巽兌
艮下巽長女上也震上兌少女下也次震艮合離震
上艮下離為中女處長少男之間也次巽兌長少二
女也次巽兌合坎巽上兌下坎為中男長女上之少
女下之也次巽兌自交震艮對而坎離為既未濟終

焉此二經卦之序也

九卦說贈蔡衡州 戊申

白石蔡子子木守衡州將行過南野子論九卦之義南野子曰夫德非踐復不進而復必謙以持之復也者非徒正行檢立事功脩飾於形器之末已也人之所不學而知者其良知性之德也慎其獨以致之立愛立敬遠之天下斯用利而德日崇故踐復之於崇德如堂之有基矣夫謙非徒怕怕煦煦於容貌色詞已也以行檢事功為學者日積而加多故自視常有餘而其進易以怠致知之學謹其精神心術之微日下降陰陽之交也則在上經坎離惟重卦及交震艮二陽卦者居上經交震則為上體交艮則為下體震主下艮主上也其餘皆在下經此二經卦之分也

乾坤純為上經之始乾坤交為上經之中兌艮震巽初交為下經之始再交為下經之中坎離純為上經之終坎離交為下經之終上經首乾坤繼坎坎陽中也坎合震艮為三陽始交震主下故居下艮主上故居上坎合乾為男從父合坤為母從子皆自內而外從之之道也次乾與四陰卦合合巽則居內合兌則居外五陽包陰兌外巽內則不包也合坤則三陽三

陰迭為內外合離則五陽包陰自外而內包之之道也次艮震合四陰卦合坤則艮下震上五陰從陽自下而上也次震合兌若下艮合巽居上震主下艮主上也震艮既合坤兌巽而三陰復合為震艮故兌居坤下象震巽居坤上象艮也次震艮合離震下艮上外陽包陰艮下兌上則不包也次艮合坤居上陰載陽也震合坤居下陽主陰也次震艮合乾震下艮上四陽包陰震上艮下則不包也次艮震自交兌巽對而坎離終焉下經兌艮震巽初交繼以乾坤離坎乾

合艮則艮下陰在下且象艮也今震則震上陰在上新而無窮故自視常不足而其修益以密故謙所以持踐履之志於不墜而為之柄者也謙以持志志以正復而良知始復矣天地之復也一陽初動浸浸而長克而至於六陽其機莫之能禦誠故也人心之復也善端初動生生而不能已克而至於五常百行其變化莫之能窮誠故也是謂天下之大本本立則不息不息則久久則固而後能懲忿窒慾以脩身遷善改過以長善蓋良知既復則凡忿慾之萌過失之遷如湯消冰如陽明之破陰翳異乎未復者之懲窒遷改矣是故可與處困困剛揜也良知天德至剛順逆

通塞無所著於中雖頓挫拂鬱而不見其有所謂頓
挫拂鬱者故心不失其所亨非若中有所著者困鬱
之來內懷憤懣而奮志以勝之抑意以待之者也故
困可以辨德德立而後能達養人不窮如井勿幕良
知之達也達而無執過而不留旁行曲暢周於萬變
無所擇也而無不各盡其精微無所不入也而無不
各得其至善故曰巽德之制復之極功也良知未復
意必未融而隨事以求可因時而處宜多見其為機
變之巧而已矣大哉復乎天地之心見矣顏氏之子
所以其殆庶幾者也非復而能謙是足以與此夫復
如是之踐踏自趾至踵無寸膚不着於地夫謙如谷
之虛而容如海之下而受故一念不實非復也不虛
不下非謙也自賢非下也自是非虛也昔者孔子自
謂道有未能而庸德之行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故發
憤至於忘食自賢乎哉書稱舜之謙謂負罪引慝夔
夔齋慄祗載以見瞽瞍自是乎哉舜與孔子猶若是
而况困知勉行者履不必如孔謙不必如舜乃欲復
其天地之心以造於巽制而不流其將能乎蔡子曰
善哉履如孔謙如舜而良知不復者寡矣良知未復
而能巽以制事不入於機變者亦寡矣吾安敢不勉

且戒以無忘先生之言於是蔡子行遂書以贈

策問南雍諸生 癸巳

昔者孟子息邪說以正人心其所以闢告子者尤爲費辭豈非近似亂真而有未易辨者耶夫學必有所主而後能有所造告子學至於不動心可謂深造而自得者故能與楊墨之徒並駕其說以鼓天下楊主爲我墨主兼愛許行主無爲鄉原主媚世其端易明惟告子則有難言者今其言曰不得於言勿求諸心不得於心勿求諸氣就其言而推之其所王者安在其然所謂性無善無不善所謂以人性爲仁義似若各出而互異然則無乃二三其王者耶夫二三其主而何能至於不動其心先儒論告子曰冥然無覺悍然不顧夫冥悍自用而無所主則不足以惑世而鼓之從而世之稍知自立者苟不至於冥悍自用則其過告子遠矣而學道者豈至於爲其所惑而孟子顧屑屑而闢之不亦舛乎夫辨異端而不得其所主則將惑焉而不自知不自知則亦異端而已矣諸生有志於孟子之道則於孟子之所闢者不可弗之講也

聖人之心無窮論 庚戌會試程文

聖人仁覆天下而未嘗足乎其已能故自視常未盡

自視未盡斯其爲盡仁者乎夫仁天地之大德而性於人人所以體萬物而爲天地之心者也其爲道至大而至近至微而至神并包兼濟被於天下也莫得其極而溥博淵泉出於人心也莫竟其所際是故於物有濟可以爲仁而有一物之不濟未足以言全一念公溥可以體仁而有一念之或間未足以言純聖人安仁無違者也而天下之大未必能兼濟而無不及故常以其所不及爲未全而未嘗以其無違爲已純茲堯舜所以上下同流而猶以脩己安百姓爲病也故曰聖人之心無窮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與于此人之言曰凡人所孳孳而不敢苟止者蓋事可能而已有未能雖未之能而必不可不能者也脩己之道其事爲視聽言動其情爲喜怒好惡皆於身取之夫人可以與能者聖人豈猶有所未能耶天下之老百姓至衆也欲盡舉而安之勢有所必不能豈聖人顧汲汲焉必能之也噫聖人之於百姓豈敢曰勢不能盡安遂委之於不必能耶人以天地萬物爲體其安百姓蓋安其四體也委四體於不必盡安惟不仁其身者能之仁者之心固宜有汲汲不懈者矣則夫脩之已者亦豈敢曰吾已盡已能而不復有所進邪

夫人以脩己爲易能易盡也蓋以身爲己而未嘗於其感應者觀之也今夫視聽言動之用喜怒好惡之情凡接物而應焉者己也而莫非物也微物則惡所視聽而好惡喜怒之哉親踈遠邇智愚貴賤與夫貧窮榮獨凡對己而感焉者物也而莫非己也微己則惡覩其爲親踈與榮獨者哉故聖人之於天下視惟明聽惟聰而休戚誠僞之隱靡所不周言忠信行篤敬而順逆睽合之志靡所不通喜怒不遷好惡無作而愛憎取舍之情靡所不同茲其脩之己也皆加乎民而安之者也其於百姓惇親及踈篤近舉遠皆在所懷而各得其敘貴貴下賤尊賢容衆皆在所愛而各得其辨老老幼幼恤不辜矜無告皆在所慈而各得其所茲其安之也皆出乎身而脩焉者也故脩己者脩安民之道於己百姓安而後己之分盡自脩之事畢矣聖人有見於感應之一也以爲己之分無時而可盡自脩之事無時而可畢何也百姓之衆惡能盡舉而安全之也夫天地之大也而萬物有未生未育人不能無憾於天地聖人之大也而百姓有未安人不能無望於聖人而聖人豈能自安於其心哉昔者堯舜大聖人也其明德以親民者蓋至於萬邦協

和而四方風動矣然其訓迪庶官勸之勿壞與其所
以慎脩思末者孳孳爾也蓋舜之稱堯也謂舍已稽
衆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能之則知人安民之道
矣而禹又以為知人則哲安民則惠雖帝亦難能焉
豈非道未易盡而堯之所能者堯亦有難焉者哉則
舜之所以孳孳如堯又可知也矣故當時之戒群臣
也曰弼違曰無向從曰汝為汝翼汝明汝聽群臣之
進戒也亦曰怠曰傲曰違道干譽咈人從已喜起交
脩時幾交勅曰言交拜惴惴焉若勉脩其德而未能
若經綸屯否而未底其績者此豈不見天下理亂之
形而故以為未理不見已心危微之幾而故以為未
盡哉心同天運無有止足其視天下之大也阻饑之
民豈盡康食五品豈盡遜九州豈盡措典禮豈盡敘
神人豈盡和蠻夷之蠻及者豈盡率服鳥獸草木上
下之物豈盡樂生則吾之所以明峻德於天下者猶
有未至而豈能泰然忘戒也夫堯舜聖神與天合德
其必不至如禹之諸臣所戒也夫人知之矣然未能
泰然忘戒也則惟諸臣知之諸臣之克艱與君同心
其不以無虞而忘自傲也堯舜信之矣因而致傲其
君之所或未傲也亦惟堯舜能行之推堯舜之心即

度績盡凝萬物咸若矣然所以制未亂之治者猶未
可以已也况天下之大有必不能盡慊其志者耶推
諸臣之心非不知帝德廣運萬邦作又矣然所以致
無斁之保者猶未可以已也况人心靡常有未能必
其無動於罔念者耶故唐虞之德光被上下真如天
地之化雖未能無一物之未生未育然不害其為無
不生育而其屈伸往來闔闢變化則未嘗因物而有
所加損蓋穆然常運而不已也是聖人之心也聖人
豈有特異於人者哉亦曰純乎仁而已仁者心之德
也人心虛靈天地合德其真誠惻怛明昭不昧一夫
不獲惕焉恫瘝於厥躬而一念必謹戰戰焉若水淵
之臨是心體本然聖人無以異乎衆人者也衆人之
異於聖人則自雜之也是故物我相形私利相奪忿
疾暴慢猜疑刻忌紛然交作故不自見其過而常自
覺其所能則其於人也寔見其可惡而不盡見其可
愛見我之愛人者無不至而人之不蒙吾愛者爲自
絕而不知愛人之心久矣其窮也矣然其始蓋亦善
端之動而過焉者意有所向忽而未察其究也浸淫
固滯日入於頗側而罔覺爾聖人純乎仁而不蔽於
我者也無蔽故常覺無我故常愛故不待熾然之過

而能密察其意向之萌兢兢業業日乾夕惕若有迫乎其中以追及乎其前雖欲已之而不得者蓋不徒以已之未易盡百姓之不能盡安而始汲汲若是也其常覺而常愛者無待於外也故聖人之心非警之使無窮仁本無窮也脩己以敬之極也仁道不明外安民以脩己者是內非外而不知萬物之備於我外敬以安民者徇外遺內而不知強恕之本諸心是皆未得夫精一不二之道縱使作之不怠然有所舉者必有所廢有所作者必未能常而無輟即斃而後已猶未足以語聖人無窮之心未仁故也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上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事親者安民之始知人者知仁者也雖然仁亦惡可易言者何也仁者性之生理非有聲臭方體可求而執一者也無體故無盡無可執故無爲而成人之道也天之所命也詩有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緝熙敬止者也故知天斯知性知性斯知仁知仁斯知道斯知所以脩故戒慎不覩而常若有觀恐懼不聞而未嘗有所恐懼此篤敬之奧修己以安百姓之要聖人之心所以純乎仁而無窮

者也

策

庚戌會
試程文

問性者德行之本知性而後不謬於學知學而後可以成德則性之實誠不可不明辨也然孔子而上性說甚略而士多才賢民亦渾樸孟子而下言性善者寔詳寔明蓋皆左右孟氏之說昭然而行之矣然人才民俗寔不逮古豈性說之明固無損益於世道之隆污邪然則惡在其能有功於聖門也其他紛紛駕說者各有所見其用歸之從善背惡於民行良非小補乃不得

孟子同功顧辭而闢之無乃執其說之異而未既其用之同邪諸子之學所習各異然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者豈無見於性之善而能然乎乃無救於其習之偏者何也夫言必稽諸致用而後可以審其是實用不究而槩之空言則雖性善之說折諸所謂不論氣者得無有所未備而何以異於紛紛者歟故碩與諸士深究其實也性貴盡也非貴言也其言之者示人盡之之功也言貴行也不貴辨也其辨之者欲人行之無惑也蓋人性本善而或牯之聖人有憂焉於是言其所深造自

得者牖人心而反之善故其言非使人通曉辨說已也欲其好學力行得之深而居之安故言必可教教必可學學必可以成已成物而徒言非所貴也蓋嘗觀古之言性矣言乎若性而有恒焉言乎節性而日邁焉言乎率性以爲道焉言乎誠善以盡性焉凡以教力行也教慎習也蓋聖人恒其性之中矣欲夫人若焉而無敢戾致其性之和矣欲夫人節焉而無敢縱盡其性之善矣欲夫人率焉而無敢賊全其性之誠明矣欲夫人思誠而無敢妄不戾不縱不賊不妄不聲色臭味得其正喜怒哀樂中其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盡其分習與性成教之極功也道與時降勢以時異堯舜文武之時教立於上而君師之道一道德齊禮而人莫不敬應故行有枝葉言略而功倍孔子孟軻之時教立於下而君師之道二百家殊方而人各爲異說故辭有枝葉言詳而功半蓋至於言詳而德行之教衰意見之習盛於是人才風俗寔不逮古矣嗟乎三代而下何其紛紛也孟子道性善而群喙競起衆言淆亂曰性惡者曰善惡混者曰善惡各有定者曰無善無惡者各是其是互相評譏其意則皆欲人爲善易惡者也而孟子闢之不遺餘力

豈好爲嘒嘒者自今觀之孟子之言善也本之天命
徵之正情若曰能率其性斯無不善不可反其性而
爲惡也諸子則或離情以爲言或雜習以爲言若曰
人當治其性以爲善不可以其性入於不善也故孟
子之學順理而無爲也若決江河以注之海而無汎
溢焉雖困勉之功至於人十已千皆無爲而爲性也
非意也諸子之學刻意而有作也若堤江河而鑿之
道使無汎溢焉卽功力之熟至於不待思勉皆有作
而成意也非性也夫一陰一陽之道在天曰命命之
流行曰氣氣之凝聚曰質質之虛靈曰心心之生理
曰性性之發動曰情情之作止反復曰習本末一原
者也性者習之體習者性之用性習而善惡分習與
性成而善惡不移始同終異者也故無不善者性之
常習而後有不善則逆其常者也然爲善斯慊不善
斯不慊蓋根諸心而不可欺者未始易乎其常孔子
言性近習遠以至於上智下愚此本末始終之別也
孟子承之謂善端爲固有謂得之失之出於求舍謂
之倍蓰而無筭非才之罪此明其順逆常變者也諸
子則迷其本始故混其順逆而以爲皆其常然者以
是爲教而道人於善其究也反害之矣何也意見作

而天性賊也夫楊朱無見於性之義則取爲我以爲
義墨翟無見於性之仁則兼愛以爲仁子莫無見於
性之中則執一以爲中告子之不動心鄉愿之德許
行之無爲皆無見於性之本故以其意見者爲學而
思以易天下使天下皆能爲爲我之義兼愛之仁執
一之中猶未免爲矯情鑿真况必不能爲也必不能
爲而又不知所爲則恣情迷真者仁義克塞中庸晦
蝕而天下日入於亂譬諸養生然黍稷稻粱其常也
而必能蹠履唇以充膳豈惟自伐天和將世之不能
皆得者有坐而共餓或相食以斃耳至是而後知諸
說之紛紛不啻驅人於溺而率之左衽而孟子之論
所以距詖行正人心者其爲實用真足以比功禹周
非無益之空言也矣後人又推所未備將以輔行其
說乃以善歸性以不善歸氣質則信辨矣然氣之冲
和偏勝也質之剛柔明暗也本天命之流行凝聚繼
善而成性者也故曰性相近言其成性小異而皆善
也有不善則判然如寒暑晝夜不待習而已相遠矣
故不善者習之所成非氣質之本然孟子所謂弗思
弗求者也故又不可不慎其所習習於善雖柔且暗
善也習爲不善雖剛且明不善也故困而不學者然

後爲下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者未嘗不可使由之也
後世徒見自幼而惡者疑非習所成而又不可以汚
性則推之於性習之間曰此氣質也云爾蓋徒知視
聽言動之習而未知不視聽言動之習也知有心之
習而未知無心之習也居養之移氣體胎有教而子
多才此其漸習豈以心思耳目哉知胎之教與居養
之移漸染之習則自幼而惡者皆成於習而非天賦
之一定故無不可反而之善者士之自成自道無所
可諉矣若曰氣質所成也則言非禮義與自謂不能
者且諉於天之困而堅其自暴自棄之心又何教之
立哉今孔孟之教如日中天而紛紛者不得行矣明
問猶反復辯詰豈非示承學以不謬所從且使慎乎
其所習以見諸實用而不爲徒言矣乎愚也何敢以
自賊也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十終